

毛泽东书信赏析

王树山 王建夫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石题



陈若凡：
大才浸生。樊籍遇尔，恰如游春，但青
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馆，我
在长沙时，曾谈过尔等机事，故对尔等
成就，觉得羡慕。尔等中坚强固，所以能高
悬风彩，尔等得。上膳子得，尔等得，尔等得，
一次又一次，尔等，尔等此等毛病，尔等
得注意。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
尔等尔等尔等，但不尔等尔等尔等尔等
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
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
尔等，尔等的结局是尔等尔等。尔等
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尔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书信赏析/王树山,王建夫编者. —2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9-02128-0

I. 毛... II. ①王... ②王... III. 毛泽东著作—书信集—鉴赏 IV. A8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084 号

毛泽东书信赏析

王树山 王建夫 编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8 印张 2 插页 80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9000 定价:50.00 元

顾 问：臧克家

赵树丛

封面题字：欧阳中石

编 著：王树山

王建夫



王树山（左）、王建夫（右）与欧阳中石先生（中）在一起（2003年8月）



毛泽东在工作



毛泽东书写的部分信件

再版说明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逝世后的27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敬爱的领袖,而是深刻铭记他的丰功伟绩、他的教诲和他开创的壮丽事业。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和崇敬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伟大人物最好的怀念,就是接过他们开创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更大的业绩,而不是仅仅沉湎于对过去业绩的追忆。毛泽东领导开创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事业更伟大、更辉煌。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一以贯之。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毛泽东书信赏析》一书进行补充、修订,再次出版,使内容更加丰富,资料更加翔实,形式更加精美,展现毛泽东生平事迹、思想理论、大成智慧、文韬武略和情感历程更加生动,这不仅是向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献礼,而且对于进一步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王树山 王建夫

2004年1月于泉城济南

第一版序言

世纪伟人毛泽东以其超卓的天才智慧,为世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字著述。这些著述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作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并能超越该时代,赋予新时代以新的精神动力。研究这些著述,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又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脍炙人口之篇不胜枚举。轻展领袖封封书信,就如同观览一部活生生的中国革命史,举凡发生在毛泽东一生中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能在信中找到如影相随的斑斑痕迹。把毛泽东书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独立的研究、探讨、赏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次勇敢者的探索。王树山、王建夫同志,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典籍,进行了艰苦的专题采访,不断考证、注释、赏析、编排,晨抄暝写,终于形成了一部专著,名为《毛泽东书信赏析》。我为他们这种勤于学习、精于思考的精神所感动,也是想鼓励他们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故欣然同意在该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写几句话。

该书基本上是以历史为线索,以重大事件为重点,共搜集毛泽东近60年间有代表性的书信精华之作180余封,基本能代表毛泽东书信的全貌。分为求学立志篇、探索真理篇、星火燎原篇、同舟共济篇、诲人施政篇、肝胆相照篇、治国兴邦篇等七篇。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每封书信写作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比较全面的介绍,详细分析了每封信的具体内容和突出特点,最后写出了个人的研读体会。同时,对信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故术语等还作了补充注释。

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情感历程和革命生涯,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的有益尝试。全书观点明确,史料翔实,见解精辟,情感真挚,态度严肃,赏析清晰明了、繁简适中,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以书信为突破口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的好书,可以让读者在毛泽东广博无垠的思想海洋中寻得一方脚踏实地的绿岛。因此,本书将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无疑的!

希望编著者今后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徐树绩

1997年8月于山东师范大学

第一版前言

历史已经定论：东方巨人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几个历史人物之一。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者，其政治生涯波澜壮阔、辉煌灿烂，其思想体系浑然天成、博大精深，其理论著述鸿篇巨制、雄冠古今，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最为丰富的智慧宝库。毛泽东书信就是这智慧宝库里闪闪发光的璀璨明珠。

无论是青少年时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战争时期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是建设时期的施政治国、泽润东方，毛泽东都以革命家的气度、政治家的胸襟、战略家的睿智、理论家的深邃、艺术家的激情，为世人留下了一帧帧经天纬地、气吞寰宇、情洒人间的亲笔书信。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亲朋故旧、师友学兄间的情感、交往历程，在亿万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人民领袖雄伟壮阔的精神丰碑，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姿、光彩照人的历史画卷。

由于毛泽东独具的历史地位、特有的领袖气质、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超卓的语言驾驭能力，他的书信或慷慨激昂、雄浑豪放，或庄严凝重、深沉悲壮，或情理兼具、诲人不倦，或幽默含蓄、质朴无华，或温婉有节、热情坦率，或崇论宏议、涉深识远……大凡读过他书信的人，无不为其信中折射出的光辉思想、非凡才智、高尚人格和博大胸襟所折服。他那支如椽大笔，匠心独运，挥洒自如；笔力所及，可包举宇内、并吞八荒，读后使人心潮澎湃，感奋不已。

毛泽东书信所以能让人掩卷起敬、过目难忘，还因为他融于信中博大而真挚的思想情感。毛泽东是极重感情之人：戎马倥偬之中，他爱兵如子，体恤民情，坦荡无私，心忧天下；身居高位之后，仍无君临天下之傲岸，惟有人民至上之襟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信贵情，情贵真。在毛泽东风格各异、情韵万种的书信里，有革命豪情，有儿女柔情，有战友深情，有故园乡情，有盟军挚情，有师友亲情，凡此种种，皆发于衷，寓于理，入于深，出于浅。再加上他世情洞达、议论风生的书信语言，读之使人心暖肠热，深受启迪。

领袖千古，整廿一载。导师著作，辉竟日月；素日酷读，爱不释卷；读之愈深，仰望愈诚。值此毛泽东逝世 21 周年之际，谨以拙作敬表无限崇仰、缅怀之深情。

王树山 王建夫

1997 年 8 月于泉城济南

凡 例

一、本书乃毛泽东书信精品之荟萃,收录自1915年2月至1974年11月近60年间有代表性的书信190封,其中再版时补加9封,并附图片、手迹若干。书信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并根据不同时期的主题略分为七篇。

二、所选书信注重广泛性、思想性、欣赏性,能反映时代大背景,文献史料价值高,文学艺术特点突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所选书信皆刊印自己正式出版的公开出版物,注明出处,不出校记。

四、每封书信选择了一句有代表性的原话作为该信的主标题。

五、对于信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件和重点、难点、疑点问题作了注释,对收信人力求更加详细,以便加深对书信的理解。重复释目用参见条加以注明。

六、每封书信附一篇赏析文章。

七、本书截稿于2003年8月,此后发生的变动,只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酌情修改,一般不予补正。

八、书末附有信中重要注释词目的笔画索引,以供检索。

总 目

再版说明	(1)
第一版序言	(1)
第一版前言	(1)
凡 例	(1)
篇 目	(1—11)
正 文	(1—568)
求学立志篇	(1—34)
探索真理篇	(35—94)
星火燎原篇	(95—154)
同舟共济篇	(155—206)
海人施政篇	(207—356)
肝胆相照篇	(357—384)
治国兴邦篇	(385—568)
附 录	(569—580)
再版后记	(581—582)

篇 目

求学立志篇

- “《盛世危言》失布匣”
——致文运昌(1915年2月24日) (2)
-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致湘生(1915年6月25日) (6)
- “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
——致萧子升(1915年9月6日) (9)
- “就良图,立远志”
——致黎锦熙(1915年11月9日) (13)
- “情景宛在,感念奚如”
——致萧子升(1916年6月26日) (16)
- “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致萧子升(1916年7月18日) (18)
- “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
——致萧子升(1916年7月25日) (22)
- “德智所寄,不外于身”
——致黎锦熙(1916年12月9日) (28)
- “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致白浪滔天(1917年春) (32)

探索真理篇

-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 (36)
- “《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
——致黎锦熙(1919年9月5日) (43)
- “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致陶毅(1920年2月) (45)
- “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
——致黎锦熙(1920年3月12日) (49)
- “办一个自修大学”
——致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 (51)
- “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致黎锦熙(1920年6月7日) (54)

“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	
——致曾毅(1920年6月23日)	(57)
“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	
——致向警予(1920年11月25日)	(61)
“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	
——致欧阳泽(1920年11月25日)	(64)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致罗章龙(1920年11月25日)	(66)
“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	
——致张国基(1920年11月25日)	(69)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	
——致罗学瓚(1920年11月26日)	(71)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致蔡和森(1920年12月1日)	(74)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	(81)
“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	
——致彭璜(1921年1月28日)	(84)
“遵第一号通告”	
——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1922年6月20日)	(87)
“托带片言,借当问候”	
——致文玉钦、文赵氏(1922年11月11日)	(90)
“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	
——致林伯渠、彭素民(1923年9月28日)	(92)

星火燎原篇

“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	
——致中共中央(1929年3月20日)	(96)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	
——致中共中央(1929年4月5日)	(101)
“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致林彪(1929年6月14日)	(109)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致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8日)	(118)
“共产主义的敬礼”	
——致李立三(1929年11月28日)	(1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致林彪(1930年1月5日)	(124)
“严厉督促,不稍疏忽”	
——致江西省行委(1930年11月20日)	(132)
“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	
——致周以栗、谭震林等(1931年6月28日)	(136)
“诱敌深入”	
——致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1932年9月中旬)	(140)
“占领川陕甘三省”	
——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935年6月16日)	(143)
“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1935年9月8日)	(146)
“优待俘虏”	
——致林彪、聂荣臻、朱瑞等(1936年3月2日)	(152)

同舟共济篇

“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	
——致高桂滋(1936年)	(156)
“甚望加速推动之力”	
——致杜斌丞(1936年8月13日)	(159)
“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	
——致杨虎城(1936年8月13日)	(161)
“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	
——致宋哲元(1936年8月14日)	(164)
“严密警戒,十分团结”	
——致王以哲(1936年)	(166)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致邵力子(1936年9月8日)	(169)
“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致王均(1936年9月8日)	(171)
“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	
——致朱绍良(1936年9月8日)	(173)
“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	
——致宋庆龄(1936年9月18日)	(175)
“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 (1936年9月18日)	(179)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致蔡元培(1936年9月22日)	(183)

“停止内战一致对日”	
——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936年9月22日)	(186)
“愿先生速起图之”	
——致张学良(1936年10月5日)	(190)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致许德珩等(1936年11月2日)	(192)
“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致蒋介石(1936年12月1日)	(196)
“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致冯玉祥(1936年12月5日)	(200)
“共维大局”	
——致阎锡山(1936年12月22日)	(203)

诲人施政篇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	
——致徐特立(1937年1月30日)	(208)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	
——致埃德加·斯诺(1937年3月10日)	(215)
“惟有斗争乃能胜利”	
——致何香凝(1937年6月25日)	(217)
“不可自夸红军长处”	
——致彭雪峰(1937年8月10日)	(223)
“何时走,我来看你”	
——致周素园(1937年10月6日)	(226)
“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	
——致雷经天(1937年10月10日)	(228)
“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1937年10月25日)	(230)
“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致艾思奇(1937年)	(233)
“惟有合群奋斗”	
——致文运昌(1937年11月27日)	(236)
“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	
——致范长江(1938年2月15日)	(243)
“废止称残废院”	
——致何长工(1938年2月25日)	(246)
“高明如兄,谅有同情”	
——致邓宝珊(1938年12月5日)	(250)

“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致何干之(1939年1月17日)	(252)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	
——致萧三(1939年6月17日)	(255)
“发展,向上,愉快”	
——致毛岸英、毛岸青(1939年8月26日)	(257)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	
——致范文澜(1940年9月5日)	(259)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致毛岸英、毛岸青(1941年1月31日)	(264)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致萧军(1941年8月2日)	(270)
“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	
——致谢觉哉(1941年8月6日)	(272)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致谢觉哉(1941年8月22日)	(275)
“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致中共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	
(1941年9月29日)	(277)
“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	
——致陈毅(1942年8月4日)	(279)
“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	
——致何凯丰(1942年9月15日)	(282)
“让自由主义暴露”	
——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	(28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致杨绍萱、齐燕铭(1944年1月9日)	(287)
“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	
——致彭德怀(1944年1月10日)	(291)
“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致周扬(1944年4月2日)	(293)
“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致李鼎铭(1944年4月29日)	(295)
“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致丁玲、欧阳山(1944年7月1日)	(299)
“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	
——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	(302)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致郭沫若(1944年11月21日)	(305)
“很想和你见面”	
——致沈雁冰(1944年11月21日)	(310)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	
——致陈毅(1944年12月1日)	(313)
“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	
——致邓宝珊(1944年12月22日)	(316)
“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	
——致萧三(1945年2月22日)	(320)
“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致柳亚子(1945年10月4日)	(323)
“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結果”	
——致洪禹(1946年3月12日)	(330)
“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1946年8月22日)	(332)
“照所定方针去做”	
——致习仲勋(1946年9月2日)	(335)
“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致陆定一(1946年9月27日)	(337)
“海谕勤勤,感且不尽”	
——致符定一(1946年9月30日)	(339)
“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致朱德、刘少奇(1947年6月14日)	(342)
“你要看历史小说”	
——致毛岸英(1947年9月12日)	(346)
“只要有热情,有恒心”	
——致毛岸英(1947年10月8日)	(348)
“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1948年3月2日)	(350)
“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致刘少奇(1948年3月6日)	(353)

肝胆相照篇

“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致李济深、沈钧儒(1948年5月1日)	(358)
“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致吴玉章(1948年8月15日)	(360)
“有益于国计民生”	

——致刘少奇(1948年10月26日)	(362)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致吴晗(1948年11月24日)	(364)
“谨请命驾北来”	
——致陈嘉庚(1949年1月20日)	(368)
“同德同心,再接再厉”	
——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 (1949年2月2日)	(370)
“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致李宗仁(1949年4月8日)	(372)
“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致张澜(1949年6月1日)	(374)
“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致宋庆龄(1949年6月19日)	(376)
“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	
——致程潜(1949年7月4日)	(380)
“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	
——致黄炎培(1949年8月26日)	(382)

治国兴邦篇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致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	(386)
“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	
——致周世钊(1949年10月15日)	(387)
“剿办须有策略步骤”	
——致刘揆一(1950年3月14日)	(389)
“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致杨开智、李崇德(1950年4月13日)	(394)
“不宜由弟推荐”	
——致毛森品(1950年4月18日)	(397)
“不必远道来京”	
——致李淑一(1950年4月18日)	(401)
“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	
——致文润泉(1950年5月7日)	(403)
“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	
——致叶健农(1950年5月12日)	(407)
“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	
——致周文楠(1950年5月12日)	(408)